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目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洪範校

讀論語

六籍自孔子刪正學者尚未識要領論語一書則其與羣賢直指盡言者也是爲六經之菁華倫物之軌範名教之宗印士欲希聖達天未有能舍此者

論語二十篇不單提性命大道一貫原無精粗聖人黙而識之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庸言庸行自然妙合此無行不與聖教之宗旨也今世五尺童子勦說天人千學未得于道及顛蓋濫觴于宋人之理學而

滔天于今日道在秦漢以前不言而尊其在于今屑越成話柄矣讀論語當先會此旨

大道神奇不越尋常神奇莫如天地而易簡盡天地之德神奇莫如人心而良知盡人心之理神奇莫如生死而不二立生死之命神奇莫如萬物而中和成萬物之能聖人所以不言隱怪不離日用但本分不虧至道不遠厭常好奇爲世道人心害大矣天地所以高深日月所以著明山河所以流峙鬼神所以變幻聖人皆存而不論四教則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下學而上達百家之言千奇萬怪終不能出其

範圍、

先儒以論語合大學中庸孟子爲四書其實未安大學中庸二篇是禮書根帶離禮孤行有偏上之病孟子譚性命距楊墨以道爲己任未免小有崖岸蓋爲亂世無君父處士橫議不得已而作士志於道當法聖賢平常至當恰好處不須學其不得已處孔子亦當亂世讀論語未見其甚不得已即此是聖賢分殊道有偏全不可不察

讀論語通覺天下無一不可與之人無一不可處之事無一處不是學無一物不是道宇宙自然寬廣胸

中自無間氣

詩書詳已然無如論語親切簡當隨人賢愚大小如水行地江河溪谷池沼瀟渠無處不到隨分汲取各各沾足所以為聖人之言、

論語無到底刻煞之辭無一偏拘執之見意思從容不迫道理活潑無方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故曰兩端非聖人不達

洪荒以來道術雜而悠謬荒怪之譚不可勝數即詩書所載若禱祀卜筮之類雖文武周公已極信從至仲尼立教一以民義為主所講惟于臣弟友謹言慎

行彝常分內便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語命與仁罕言請禱則曰丘禱久矣居蔡則曰何如其智問死則曰知生問鬼則曰事人中庸易簡可知可行所以範圍曲成爲斯文之宗範也

他書但逐字解意思都盡論語不須逐字解意卻盡不得聖人言語含蓄使人自得後世文字肝膽嘔出所以淺薄

子曰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夫子五十學易故言行皆易論語意思正自變動不居後儒專執典要解所以

無味
聖人教人。兩端用中。因材答問。初無常主。如語敬所以防其逸也。語知所以祛其蔽也。苟無逸則不言敬無蔽則不言知。不似後儒居敬立本。窮理致知。教人定局也。

論語楷寫聖人生氣。不徒記其言語而已。聖人氣象溫厚。言語有風人之致。嘗曰不學詩無以言。故其辭不須而意遠。如識季文子三思。諷子貢言詩。弗如回不欲勿加人。譏子路好勇。答黨人荷蕢。與曾點言志之類。皆從容悠遠。使人深思。朱註以淺近爲主。微處

體貼不出。自謂讀書直訣。其實未強也

後儒將道理作題目。其做起于好勝。聖人心虛氣平。忘人忘我。無已甚之行。故無迂濶之論。世儒見理雖深。而涵養未純。執滯固我。理勝而氣愈激。其與人言。強直自遂。其著爲書。競趨奇險。論語文辭金和玉節。與聖人傳神。君子所以出辭氣遠鄙悖也

二十篇無一語不會通心性。然竟無一字說著心性。所以微妙玄通。即此是無言無隱公案

聖人不言虛無。以虛無本無言也。無言即是虛無。故曰默而識之。二氏專譚虛無。夫虛無何容待譚。世間

一切見成人事物理何者可離若逃向虛無須將世界磨滅人物都休無是理矣至于人死已屬虛無乃作為人天果報種種幽怪執以為有其顛倒譸張甚不足信也

人性無形難言論語不言性孟子諄諄性善故七篇首仁義論語二十篇首學習凡人秪緣不學習疑性為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有忠信不如好學桀紂若肯向學何至為桀紂聖人不言性但教人習所以省辭說此聖賢立教遠近難易之分

論語每言知而教學多主仁蓋知者太虛之元神在

人爲明德莫妙于知知體無爲故聖曰生知仁屬有爲故曰仁守中庸於舜稱知於顔子稱仁三達德首知次仁大學首明德聖人教人下學上達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知德者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言誠即是言仁之意論語言仁又言義仁者萬有之元義者萬用之利包孕曰仁裁制曰義故德莫大于仁功莫大于義二者世教之綱領聖學之大本大用孟氏七篇之義淵原于此

道以聖人爲心列聖以孔子爲心且六經以論語爲心

論語是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畧。心不開明。耳目手足。無所稟受。六經如律。論語如例。例熟則五刑之屬三千。皆可引附。論語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

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啟。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纘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闡繹未盡。留之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千有餘年。其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𠍴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為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為之譯說。如所謂妙明實明。是吾聖人之明

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
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
是聖人之一貫也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
人之仁也空即聖人之屢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
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
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慍也無罣
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真如是
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
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慝也陰根塵界
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

之萬物皆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即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明德智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欲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以信其精之果爲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抗，而爲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爲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

不知適以成彼之大而自處其宇耳故愚嘗謂儒者割聖道以奉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主宗盟望塵左避卻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獨二氏罪亦儒者養成之也今世儒解四書擇為一等儒者之譚求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割與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宇下不可得已

論語聖人講學之書也孔子以尼山布衣不藉寸土尺土而能使三千七十士雲合景從至于患難流離老死不忍去此聖德過化不戒自孚尋常交遊意氣

何能及此後世士無聖人道德風猷而妄思踵聖人之蹟聚徒結社名為講學已乃訕謗朝政得失議論時人長短口舌興戎禍延善類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何可獨歸咎于世人也夫咸宜之謂義共由之謂道聖人無言無隱使之由而不可使之知慮至深遠也故學之不講以為憂講學而貽之憂則其所講非也朋自遠方來以為樂朋來而不樂則其所為朋非也經術不明身世俱累讀論語者亦不可不知

篇中各章次第多相承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

言相發明近世儒者以爲門弟子誣用意吹洗之過也

柳宗元謂論語成于夫子沒後有子曾子門人之手以諸賢獨二子稱子故也按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後夫子沒而篇內記其平日之語故知是書成去夫子時已遠然亦是七十子存日記錄後人脩輯中間覿面開示諸于處天機靈靈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模擬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謂魯論語自齊謂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壁又得古論語今之

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多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此其異耳

○按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歷而論語有齊魯可據故得免于魚目之憂漢魏諸家訓詁膚淺朱仲晦集註自謂獨得然往往以自家學術質正聖言失圓融之旨聖人辭約義遠未可一端盡也

論語之言易簡清通而天地古今人物事變因文附見如天象則有北辰日月食夏時鑽燧山川則有泰山首陽汶沂國邑則有魯衛秦楚陳蔡武城儀鄹費葉中牟賦役則有州里鄉黨千乘百室溝洫徹法爵

秩則有大宰公卿令尹司馬人品則有堯舜禹湯文武稷契皐陶諸聖老彭泰伯夷齊顔閔游夏諸賢羿奡桓魋陽貨諸凶頑文藝則有易詩書禮則有祭祀會同告朔讌饗玉帛瑚璉籩豆樂則有韶武八佾鄭聲鐘鼓磬瑟管建則有市朝廟社門牆堂室阼階車服則有殷輅周冕衡軏章甫裘葛之屬權量度釜鍾瓢則其器用也脩脯醯醬腥膾蔬菜則其飲食也鼷羊騂牛鳳雉虎豹五穀苽薑松柏唐棣則其鳥獸草木也引而伸之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盡三才之變者二十篇內畧備矣學者苟能因事旁通時加考訂以

折衷于大道，亦聖學多見而識，詳說反約之本謂也，但愚所引書傳陳言先聖往事，祇据見聞所及，畧加檢括，未必詳允，大抵易書詩春秋論孟外，雖六籍不無贋雜，世遠難稽，衆習成迷，是非疑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愚不能盡覈也

論語詳解卷一

郝敬解

論語者論說之語語以論道道實非語凡涉口耳均屬文字此二十篇之文以人宜稱孔子以所言宜稱道德而稱論語者爲其不離言語云爾夫以聖人之言純粹以精不離言語而況于百家之書如所謂道德南華清淨圓覺之類皆僭稱經名實相遠誇誕無稽聖人所以貴默識而憂子貢之徒之多言也然則解獨詳焉何也聖言精約而舊註苟簡朱子囁嚅因循少所發明愚以初學款啓沈思年久每有異同不

覺醜縷益以名物往事本聖人教小子多識之意而一手一足竟何能詳所賴後之君子同有是心補其不足耳

學而第一〇二十篇皆摘取章首二字標目自有次第此篇首學蓋古今聖凡同歸無貴賤大小惟學不二篇內所記孝弟忠信皆學之事不可須臾離也老子五千言首道德有名無名譸張幻語佛氏侏儒險僻尤甚其於民生日用焉能爲有此吾聖人之教如布帛菽粟開卷即是實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樂乎人不知而不慍慍去聲不亦君子乎

聖人立教持世惟學人生貴于萬物亦惟學廢學則世間一切倫常禮法皆廢人不學則生同行禽死同腐草故學爲羣言之首然不言所學何事蓋心在則無事非學學覺也大道無方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即覺覺即學日用視聽言動即是尋常子臣弟友即是詩書六藝即是處常處變在上在下無小無大無往非是易云學以聚之如篇中博文多識則學在典籍敏事慎言則學在言行不遷不二則學在心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損益之

要學之大端大本也故學也者貫三才通古今兼帝王聖賢知愚上下而爲言聖人之事莫大於學隨處是學隨時是習學不已卽習習有常卽時故曰無行不與時者有事無正無忘無助綿綿密密之意鳥飛曰習月令鷹學習詩云習習谷風天機踴躍和氣舒長故取以名學眞學乃時習時習自悅若勉强枝撐未免苦難聖學因心易簡如顏子克己故能語不惰進不止欲罷不能無所不悅學者能收拾放心奉理時行當下有知止自得之趣一言一行當理自覺情順心安理義之悅人所同有非必如朱註云學久習

熟而後悅也悅者人心之生機不緣習而後有即學之眞趣惟因時習而始露書云惟學遜志時敏厥脩乃來遜者無所勉强而自敏故其脩也火然泉達而來即時習而悅也此千聖學脉古今同然至誠無息純一不已天地恒久君子素位皆此一脉流通朋樂樂此也不愠純此也但不學則固蔽隔塞不時習則滅裂鹵莽學而時習與朋友相麗澤至于忘遇無心如夫子樂在中顏子不改孟氏三樂乃爲眞時習眞君子矣同師曰朋學記云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兄弟等直諒多聞取益焉故學

必有朋但朋在鄉曲比鄰非必皆道義之交自遠方來者聲應氣求慕義訪道而來必鄉國天下之士我之風動遠人之向慕自深所謂雲龍風虎斷金蘭臭如聖門三千七十士得天下英才教育大道洋溢名理宣昭易乾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學記云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所以可樂也人不知亦即此時人謂俗人與朋異同學者知之俗人或不知也抑有二端一不知學二不知君子惟不知學故不知君子不知學則君子不求備于人不知君子則君子惟求諸己慍者抑鬱不暢快也易云不見是而

無悶悶卽愠也恒情遇知己則暢快不知己則緼結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悄然自悶曰愠幽憤鬱滯胸中不可對人言故曰不殄厥愠君子中心悅樂仕止久速惟時意必固我盡化與天地萬物同亨雖人不我知有畏天憫人之懷而無怨天尤人之意學不厭教不倦所悅所樂毫無加無損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故曰君子君子總結學而以下言不亦者從容審量之辭或云悅有不在學習者若此不亦悅乎意局促

學之一字爲二十篇冠冕括盡此章之義多一而字

轉語不可但黙時習解時習是學朋來亦是學不見知不慍亦是學學乃成君子夫子一生好學悅悅此樂樂此不慍純此朱註但以學蒙時習解云學一件時時習一件意甚迫狹聖學無迹精神流注全在時習天幾躍如所以主悅眞學則時習故夫子不知老之將至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時習也學至時習義精仁熟孟子云行著習察行暫習久行生習熟也故飛曰習行以足飛以翼飛則不行而至天機翔洽自然不息所以生悅

言學不定指所學何事亦猶篇中言道不定指何物

是道已自開拳見掌、朱註更作明善復初解、未免偏上之病、與禪學同也、學效法也、學者日用隨身規矩無不是效法、人在世中、如魚在水中、時習二字、即是學字註脚、朱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以此學如隔鞾搔痒、焉能悅、顏子當初瞻前忽後、祇[illegible]效先覺所爲、後來夫子循循善誘、乃無所不悅[illegible]非不悅子之道、亦是欲效先覺所爲、終以自畫

或問學是誦讀否、曰不廢誦讀、不嘗誦讀、默識一貫是聖門無言本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即誦讀也、曰餘力、則正學可知、四教首文、歸之忠信、博文約

禮本末昭然古人春絃夏誦秋學禮冬讀書外考之經傳內體之身心古今爲學之方何也自科舉法興學者攻文藝薄躬脩矯枉者以讀書爲外務夫科舉何妨聖賢讀書自是本領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心術異而學則一也豈可遂謂古人終日默坐乎孟子以誦詩讀書爲尚友子路云何必讀書夫子惡其佞顏子博文聖人終日與言非講習而何解者以讀書爲章句之末謂文爲事物之散見迂矣

悅是學脉理義悅心猶芻豢悅口人之秉彝好是懿

徒人心若非自悅他人焉能强之學必如宋註云所學者熟而後中心喜悅則天下學習而悅者寡矣夫天道運而無心逝者如斯人心自大虛來靈機活潑生意盎然但無私欲之累自然日新又新與天地萬物同泰在已則悅共學則樂隨寓則安何慍之有人心之慍生于不虛多累則多憂惱易簡自然悅樂

有朋兼近者言學未有無朋者朋不論遠近義重則聚樂惟大聖大賢朋自遠方來孟子謂陳良楚產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所謂豪傑之士千里學道定非籬壁間物學之所風動至此可謂善世不伐

德博而化得天下英才教育君子之樂也樂與歡異樂靜而歡躁樂者安也禮云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易曰安土敦仁故能愛愛即樂意

不慍是化境人不知而慍是情境未化六道自然聖人無隱豈不樂人知然亦何必怨人不知故曰知我其天人知則物我偕暢大行何加所謂舜禹巍巍有天下不與也人不知隱居獨善遯世無悶不見是無悶所謂龍德而隱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慍慍便是長戚戚不慍與時習而悅正相應時時學習而悅安得有慍慍非一時一事與怒之偶激者不同怒是人情

君子不能無慍是自心上幽憤人曉不得與人言不得故慍生于人不知過知己抒吐則解如天氣絪緼薰風可解人心慍懣知己可解舜曰南風之薰可以解慍聖心無慍不待知己朱註云含怒意含字甚善怒因一事而發含怒便是遷怒此慍不至怒祇少悅樂意思聖人無固我樂行憂違積而能散顏子屢空近之

此章皆窮居之事士不苦窮居而苦人不知人不知情境甚惡自古聖賢貧賤憂戚皆由人不知故乾初九稱龍德者不在遯世無悶在不見是無悶遯世而

又不見是確乎不拔所以為龍德以夫子之聖三千七十士歸依而鄉里人謂為東家丘則凡可以陵侮詬誶者何所不至豈但爵祿不加耳貧賤不慍忘窮達可能人不知不慍併忘道德不可能不慍方是眞悅眞樂方成君子

此章夫子生平實錄從古聖人遭逢不偶莫如夫子朋來莫如夫子悅樂不慍莫如夫子故道全德備莫如夫子聖人知即是行言即是事教即是學于此亦可見

記論語者但稱子曰不稱孔子何也聖人萬代瞻仰

人所共知如世惟一天不必更言何天民惟一王不必更問何王、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去聲)而好(去聲)犯上者鮮(上聲)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篇中雜記諸賢語故謂之論語各因聖言以類附之上章夫子言學無所指此附以有子言仁明學莫大于爲仁仁莫切于孝弟仁者三才之元氣人物之生理草木實中謂之仁人手足麻木不能運動謂之不仁故仁以天地萬物爲體天地以並育不害爲仁王

者以百姓親睦爲仁故與仁與讓於變時雍堯舜之仁也老安少懷立達與俱孔子之仁也萬物各得其所仁之大全也要其本在人心仁人心也良心莫如孝弟孩提之童皆能愛親敬兄不學不慮舉此加彼卽保民愛物之根時雍風動之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爲仁在孝弟而已矣犯上作亂出閒極兇暴不仁之事惟孝弟能銷殺此毒兩言不好見良心發動處拔本塞源最爲有力全其所眞好自易其所不好蓋不仁之人喪失良心好惡反常欲所不欲至于弒父賊兄窮極兇惡總灰諸良心其好惡皆與人

[illegible]近豈有子不好愛親而好賊親弟不好敬兄而好
謀其兄者定匪人情故領惡全好確乎不拔惟孝弟
爲然若非根心不容已烏能易惡至中速化之深如
此乎
從古世道之不仁由于作亂作亂由于無上無上由
于不孝弟亂臣賊子暴戾恣睢初起于一念而流毒
家國天下以至分崩離析禍延生靈肝腦塗地如心
腹受病則四肢百骸痿痺不屬世淪不仁莫大乎是
故大學脩齊治平本于孝弟明德親民在止于至善
至善即孝弟之良也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

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卽從孝弟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記者記此于學習後卽夫子祖述堯舜書首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義有若之言似夫子非區區論一事一念之仁耳聖門爲仁以天下歸仁爲至故王者必世而後仁言舉斯心運天下于掌上知皆擴充保四海于一腔方謂仁一處不得所卽是偏枯不仁故曰萬物皆備于我道者共由之路猶天下有道之道生者率性自然興仁興讓之意親長化行舉世雍熙太和故孝弟爲本道在邇事

在易此之謂也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此佛老所以得罪于聖教惟其失此耳

孝弟愛敬眞切處卽仁生則惡可已火然泉達放之皆準故爲爲仁之本或云仁生出孝弟不可謂孝弟是仁之本然以行孝行弟爲行仁之本理亦甚確爲猶行也本立道生正是仁田地仁是生生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片惻怛活潑意思是萬事萬物之根經綸變化由此出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門人以有若狀似夫子尊稱爲有子故後人不傳其字○荀子

云有子惡卧而焠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機關曰巧糚飾曰令令伶也巧言令色之人精爽外浮定少肫懇惻怛意思脩己觀人舉不易此仁惟一片眞心仁也者人也不言絕無只銷得一鮮字朱註謂絕無太甚

上章以不好犯上作亂謂爲仁見不仁所關係大此章以巧言令色爲鮮仁見仁所存主深巧令較犯上作亂善惡有間所以相提幷論者仁人心也爲仁在養心與緊在容貌辭氣間君子出辭氣正顏色內直

外友存誠匪懈以為己便是學而時習能悅能樂以為人便是本立道生能孝能弟巧言令色者浮靡虛詐之習勝孝弟悅樂之意微故為仁在存誠立本去其巧令之習而已犯上作亂則世多賊子巧言令色則世多詐風有五霸之假自有春秋之亂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其作春秋以此記者首舉此三章學問道德風俗教化盡在此

巧令喪心溫恭進德存乎誠偽之間論者因巧言令色為不仁遂以直言厲色為仁其流為忿戾剛很又

誤矣子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子路率爾夫子哂之聖德惟温良恭儉讓非可疾言倨色之謂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因前章巧令類記曾子忠信爲近仁學習之本也聖門傳習主忠信而力行莫如曾子曾子忠信之功在日省凡人心妄生于迷情識緣引細微流注迷而不覺輾轉梏亡乃近禽獸故功莫要于省省則覺覺則妄銷日謂日日三謂再三省者按罪觀察之名以人按我罪狀易匿以我自按微曖難逃故曰吾省吾

也忠本乎内信達于外程伯淳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僞爲信程正叔謂盡已爲忠以實爲信其義一也忠信即是所傳習忠信在心流通于人已之間心藏不見對境磨勘毫髮難欺恒情爲自謀則忠爲他人謀多不忠吾日省吾爲人謀恐未免此與朋友交多不信吾日省吾與朋友交恐未免此師以是傳我我不習即欺師我以是傳人我未習即欺人即是不忠信吾日省吾傳而不習不習而傳恐未免此我若有此人不我知惟我自知我若無此我不敢信躬行始信一日不自省則吾喪我我乃自欺矣何况欺人

欺友欺師欺門人小子乎、三乎字、自審之辭、言下即省、省處即見忠信、省雖有三、忠信惟一、三事不足以盡忠信、而不忠信莫如三事、日用事不止三、而一忠信則事事皆真、非謂省此三事、遂足以蔽忠信也、昔邢七見程伯淳問一日三撿點、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正爲錯會三省耳。

三省只是常惺法、靈知一惺、羣妄氷銷、萬應皆真、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爲己爲學、其益無方、故易卦以省方象益、學莫大于忠信、此章不重爲謀交友傳習、而重忠信、忠信者、精一之心、三自省、只是袪妄

法但著一毫妄即不忠信一毫自慊即是妄精神一
息外馳即自慊曾子終日凝神內注檢點己家非狀
焉有包藏不發之隱心地光明淨潔即是忠信就使
爲人謀有不必竭之忠交朋友有不必踐之信師授
有不能盡習之傳而此不欺之一念可表天日故祛
妄即存誠朱註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泥乎字作騎
牆解迂緩矣曾子意主有邊脩慝攻惡即大學誠意
愼獨無自欺與告孟敬子三貴同其精密所謂學而
時習者亦不外此蓋四教主忠信故曾子習傳日用
提撕乃其所[illegible]惟一貫而告門人以忠恕者也忠信

卽忠恕恕以如心爲義如心卽信三省皆主忠行恕之事絶之卽一貫聖學莫大于孝弟忠信故篇首記有子曾子子夏之言皆學習之大端大本也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志行孝孔子作孝經十篇授之家語弟子行云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曾參之行也孔子云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莊子云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水經注云曾子居曲阜鴟鴞不入城

子曰道千乘(去聲)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本論治天下之道而曰國者凡聖言有餘不盡顏子
志王道亦曰爲邦道猶理也不曰治者治以法言道
以德言也治天下以愛養人民爲本此章注意在人
民事即民事也敬事謂念小民之依知稼穡之艱難
孟子云民事不可緩周書無逸一篇皆是敬事世主
非無欲恤民事者膏澤不下究有虛文而無實意也
故在信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記曰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是也財用者國之大
討長之脂膏人君與其務生財不如務節用凡諸服

御制度量從省約以寬民力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不務撙節欲不剝民不可得已故愛人先自節用始也國有大役未免使民既不得已使之則當酌其時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春秋傳曰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皆時也非其時不可使過其時不可久古者民二十而傅六十而免采薇出車方春而往及春而還皆體恤人情時其勞逸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幽王不以人道使民所以亡也春秋五霸盟會

征伐勞者不得息如有王者起息民爲先非謂農隙時便可使也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與此章正同朱註云五者皆務本之意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非也

千乘公侯百里之國古兵車因田制賦千乘言國大賦多也凡地開方之法方十里者一可分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一可分爲方一里者萬爲田萬井以十井出一車故百里爲千乘也王畿方千里可分爲方里者百萬故稱萬乘也極言其多非必實滿此數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又云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

方百里曾至戰國地方五百里孟子謂王者起在所損子路言志舉千乘冉子謙言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則子路千乘爲方百里甚明曾子論君子可以寄百里之命言其國大也古國大不過百里馬融據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引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八百家乃出車一乘千井八千家出車十乘萬井八萬家出車百乘十萬井八十萬家乃出車千乘也夫周禮漬亂不驗多後人臆撰司馬法齊威王時書云兵車一乘戎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皆具後人增益之而八百家共辦此亦非先王其軍三單之法大雅云篤公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單者家出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卽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三鄉三遂今以八百家出卒百人是八家共出一人耳其數不合漢班固謂殷周因井田制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共出車一乘六千四百井共出車百乘所謂百乘之邑卿大夫之家也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所謂千乘公侯之國也百乘之邑提封萬井內除三分之一三千六百井

爲山川城郭園囿街巷以三分之二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也千乘之國提封十萬井亦除三分之一三萬六千井爲山林等而以三分之二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也然其地數倍于百里一家萬井一國十萬井中原之地不足分二三公侯卿大夫其千七百七十三國安所置之皆不足据惟論孟之言爲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論幼學之方弟子後生之通稱爲人弟爲人子者也內而家庭外而鄉黨非親則長故入惟有孝出惟

有弟無適可自恣也謹謂舉動無躁率信謂言語勿欺誑況愛謂器宇寬和不得以親疏過爲揀別衆人中有仁賢當親就歸依不可以嚴憚遂致疎遠凡此孝弟謹信愛人親仁內外言行交際隨時隨處勉强力行期無餘力所以匡直輔翼爲養蒙之實地也至于學古博文在成人有德則道藝兼收在童子知識未定則力行爲本而文藝爲末俟夫躬行有餘然後以孝弟謹信親愛之資借文藝潤色天真不然學文稍後無傷也蓋童子閱歷漸久聰明漸廣自少至老無非多聞多見之日所患根本不實秖益浮華近

世父兄教子弟。動先學文而躬行不率。反以多聞鄙夷父兄爲長傲之資。豈令器乎。或云聖教博文非邪曰博文必約禮。成人之學也。此學文書目記誦小事離躬行而爲文藝者也。成人由博反約。弟子先質後文。子夏以好善盡倫爲學。即此意。後儒以格致爲入門。則學文稱首務矣。所以失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因上章孝弟謹信餘力學文之意。類記之。學以忠信爲主。盡倫爲先。賢賢易色。即好德如好色也。人皆

曰好善而實心向善者有幾苟能以賢賢之心變易
其好色之心則秉彝之眞毫髮無虧所謂善人也信
人也樂善不倦忠信之至也由此以事父母則力無
不竭以事君則身亦可舍致猶舍也其與朋友交則
言無不信本至誠以盡倫人道之根本已立學問之
大端已具雖其人天資朴實少文章英華而人以爲
未嘗學然根本旣厚材藝皆枝葉也誦詩讀書不過
學此耳世豈少博聞强記者而躬行未得視此爲難
多子夏文學士所尚若此記者所以錄其言繼聖人
之志見孝弟忠信聖人所以教諸賢所以學後儒援

格物致知為入門詆子夏之言為有弊然則夫子之言亦弊矣

賢賢易色即好仁者無以尚之此忠信之心制行之本事親竭力事君忘身交友有信皆自此一念流形朱註配列為四皆人倫之事非也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弟子行云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以文學著名序詩傳易孔子以春秋授之又傳禮孔子既沒居衛西河教授有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問諸晉史果己

亥衞人以爲聖衞文侯師事之其子死哭而喪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謂器宇敦篤輕浮者無威望非載道之器然重厚而不學則固蔽能學則通博而免固陋之失主謂心所存主忠信誠也能忠信即是主無自欺忠也不欺人信也心常存而不欺則主忠信矣非別有忠信以爲主也友謂取友同志曰友友者親愛之名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非謂不如己者遂鄙夷之也謂親就高賢太良勿悅不若己臨深爲高則所就日卑譬依山

斗自然日新故友即第二我不可不擇也過者無心之失既失即宜勇猛決烈痛自悔改不可諱己之短撟人不見而蹉跎苟安五者內外人己兼資威重如田學如耕忠信如種取友如澆灌改過如耘耔兼脩乃獲有成

朱註云不厚重則無威嚴所學亦不堅固夫無威嚴已指其病不宜更贅古註固蔽也近是五事交脩自少學一事不得重厚人不學則不通此病非小不固亦便是時習而悅反復者或失之固學則通參學者或失之浮主忠信則誠誠實者或易與須擇交實交

者或自是須改過聖言精密無漏

凡人明知己非掩護包藏秖因志氣昏惰宴安易溺養成下愚不移須常有勇猛精進意思不善即知知即不行始得著一悍字極中護短者之病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因上章孝弟忠信類記之送死曰愼終祭先曰追遠言導民者不在虛文但教以親喪盡禮祭祀盡誠蓋孝親敬祖哀敬之心人所同上能感動誨化即此是雍熙協和之本有子謂孝弟不好犯上亦此意未註云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此語切至而未

竟其情蓋薄俗恒情生相知死相棄終初如一者少新則密舊則疎久近無間者少何但親喪有終祭祀有遠耳良心苟用雖朋友故舊終亦慎遠亦追況一本乎心苟不用雖父母先祖亦忽亦忘況他人乎曾子此言卽君子篤于親民興于仁故舊不遺民不偷之意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平聲抑與之與平聲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平聲

夫子在春秋世如威鳳祥麟所在傾動睨乎齒德愈

尊聞望愈隆所至邦君覩就請教陳亢不知而疑之至於是邦猶言之一邦聞猶吾其與聞之聞謂商確非風聞也往曰求來曰與求固不屑與豈無因子貢言邦君所以與之因明夫子所以得之故溫良恭儉讓五者內有是德外有是容以德言仁曰溫智曰良禮曰恭義曰儉信曰讓以貌言和厚曰溫平善曰良莊敬曰恭節制曰儉謙遜曰讓五者元氣周流光輝發越見者悅服言者輸誠是夫子所以得聞政也苟無所以得之則但為與有所以得之則與非無因與有因謂之求亦可也蓋人情欲得必求舍求別無得

之之法恒情欲與待求不求無自與之理今夫子求而無求不求而人與此際存神過化非但于禽不知即邦君亦不知夫子亦不自知惟子貢善觀聖人乃知之而難于言遂就世情解釋曰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人之求人皆知夫子之求人不知不知之謂神故曰異乎人也大抵聖人志存經濟時政得失雖不告亦聞假如一部春秋盡是何君所告又如二三子身不在位亦惓惓問政君子心存天下大人之事此無衆論但辨求與二端見聖人過化與常人異耳

此章義不主聞政主贊聖德形容所謂見而人莫不

敬行而人莫不悅五德大和元氣渾然無町畦崖異
士君子器宇和粹人自易親小人婞婞所以忤世詩
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五德首温述而篇三德亦首
温書贊堯舜温恭夔教胄子四德亦首温凡有道氣
象無亢厲者賈誼新書云欣慓可安謂之温反温為
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囂接遇盛容謂之恭反
恭為媟廣報反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厚人自薄謂
之讓反讓為冒君是者人誰親之本無爭忤之心色
如之何而不温本無忮尅之心氣如之何而不良本
無慢人之心容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汰之心貌如

之何而不儉本無上人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謙誠若是則蕩然春風和氣賢愚大小誰不樂就世儒懲巧令善柔之非以莊厲爲正直使人視如秋霜烈日亦過矣顏子若愚若虛所以幾于聖冉閔誾誾侃侃夫子樂之丹朱之傲帝堯所棄子路之行行夫子所憂也

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子貢家富累千金常造原憲原憲居蒿廬蓬戶中衣弊衣冠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

學道不能行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七十子中材辨英華莫如子貢歷相魯衛而終于齊○史記云七十子之徒惟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夫聖人之名何待子貢而後布揚子貢與諸侯抗禮豈徒爲其家饒益乎夫子嘗言賜也貨殖不如顏子屢空蓋諭道之儒言耳史遷無識緣飾其事作貨殖傳詘子貢與市井販夫爲伍謂子貢廢著鬻財于曹衛之間與宰我同田常叛其謬等也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門人禮記檀弓載陳子車死子禽止殉葬一事亦後來之賢者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論孝指人子良心真切處教人以立孝之本觀觀孝也父在子不得自專故其行不可見然苟其人孝則其志亦可觀如禮云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一舉足不敢忘親一出言不敢忘親皆志也此觀于親存之日者也比及父沒施爲由已志願可行實蹟可見如禮云爲善遺父母令名爲惡貽父母羞辱茲官不

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之類皆行也此觀于親沒之後者也雖然猶未可以此信其孝蓋行可踐志未可信心親喪三年正哀慕之時父死子繼新故相代豈無改易之事然而羹牆如見曷勝存沒之感父之事雖往父之遺如生就使非道改猶不忍況已棄可紹非惡非蠱何忍一朝遽忘之此悽愴怵惕之心不學不慮人皆有而在三年尤切衰麻哭踊從此生此念不逆乃為孝子不然志行雖善根本已失烏得謂孝

○親存親沒槩孝子始終父在不忘父沒不忘沒久猶不忘大孝終身之慕幾矣三年已久勿論非道即

道亦或有隨時變易者不曰事曰道事雖久存道可常行也然亦非甚懿範彛常舊蹟如詩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奄忽已過猶若未死時可自專猶不忍專此仁愛之心不在形迹有惻然行事之外者其父之賢否與事之當改否俱勿論論孝子之心而已假如瞽瞍雖死舜見當日井廩豈忍便教毀却大抵親莫嚴于父故禮稱母至親父至尊先王制禮于父特隆故曰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惟禽獸知有母不知有父此章專言父殆為無父者發春秋諸侯大夫有亟于得志行政而甘心于其父者曾子謂孟莊子

之孝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意與此同蔡班

衛輒惟其亟欲改父之道故爾

人生曰浮人死曰沒況沒不見如唐人詩白鷗沒浩

蕩之沒一字可會生死之理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春秋之世禮法大壞而託言于和矯世者遂謂和害

禮也不知禮之用正在和惟其順天理愜人情所以

貴用禮先王制禮惟和所以無厭無惡使民不倦率

此則安悖此則危千萬世小事大事未有能逃者皆

和之爲美也然則禮何嘗一日不行而今人有所不行此禮者徒知禮之貴和而有心求和不知先王之和非今之和先王惟其有禮用以和故和中節中節卽是禮今人但知有和而一于和故和無節無節卽廢禮世徒知不和不可行豈知和無節亦不可行哉

○世道莫大于禮故聖教雅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禮視聽言動三千三百禮儀威儀莫非禮聖人告顏子爲仁亦惟禮禮卽道也故曰先王之道道路也禮履也道不可須臾離故禮不可斯須去不可斯須去者惟其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者和也斯卽指

和大謂綱常小謂節目由卽是不可斯須去無禮則人道滅非強世函自不得不由所以和也今人見禮文嚴密如儀禮十七篇之類拘瑣難行不知此格套形迹而用之于人自有恭敬辭讓不得不然之心卽是和如聖人從容中道周旋中禮和也世人依做格套木偶衣冠枯瘁無血脉割強無生機卽是不和故禮陳迹也用禮天機也然和與同異五味調曰和彼此人我共適曰和尊卑貴賤上下相安曰和如羹水淡和以鹽梅欲適口自少鹽梅不得如臣子見君父拜跪方心安欲心安自少拜跪不得適口心安處是

和若一味無別尊卑上下混則爲同同無節而和有節此先王之和與後世之和異也後世同以爲和故僭瀆無經背理拂情似和而實乖先王節以爲和故秩序天成當理恰情似嚴而實和也

言禮以和便是禮樂一原恒情放縱易而撿押難故聖人言樂先言禮樂本爲行禮而作作樂不行禮則爲荒樂如幽王淮上之鼓鐘是也故曰烝衎烈祖以洽百禮今禮有數家樂無專經樂記卽在禮記四十九篇中世儒不達謂樂經亡未知禮之本和也故古者教世子以樂所以行禮天子講學行禮曰辟雍

和也故古之禮樂一也聖人因世儒以器數言禮樂
故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禮樂
不在玉帛鐘鼓則中和一原之道也記曰禮節民心
樂和民行樂至無怨禮至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
樂之謂是先王之道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敬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美節也信者言必復苟不質諸義惟必于信則言
雖欲復而義不可復尾生之信其做也賦恭美行也
恭者不侮安得恥辱然過爲恭而不準諸禮是媚竈

之恭恥辱隨之因依也如詩云誰因誰極墨者夷之因徐辟時子因陳子之因相依託也依託則相親近不失其親謂其人賢可親者則因之皆人謂小人不可與作緣緣即因也宗猶黨也因久成親親久成宗易曰同人于宗因緣小人相親久則我為小人之黨此宗之不可者也因緣君子相親久則我為君子之黨此宗之可者也三失皆為見理不明操持不定或于利害毀譽疑似故各有其倣君子見定識遠自不墮此坑塹

此章殆為傷時而發春秋諸侯大夫為信為恭為國

者多矣信不義故難復如五霸之盟誓是也小事大弱事强如魯人恭敬齊晉屢蒙恥辱昭公出亡客于齊死于晉我以爲宗彼不我親豈不失所因夫子作春秋亦以此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學精神命脉自不求安飽生安飽非但居食凡聲色貨利功名富貴之想皆生于求安飽之一念苟且怠惰燕安之習總成就安飽之一事此世情窠臼害道坑塹無始以來習氣極難斷除恒人爲此一念誤

却生平能斷除便高明廣大源頭清徹念力自專敏事不言何事猶學習不言何學莫非學莫非事夫子忘食忘憂是有事孟子勿忘勿助是有事苟無事便是飽食終日放其心而不知求者矣但聖人當體即道隨寓即學在在即事衆人背道而馳故別作學作事解聖賢分上事亦强名況執定何者爲事乎愼言者精神在有事不洩露也敏于事則自不容不愼于言正所謂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也學者日用隨身規矩不過言行兩端皆心也昏佚者事惰躁妄者言輕敎則神常新愼則氣常斂此無求之力定也有道謂

道有諸己者，卽德也。親就，就質正，在平日，如七十子之就夫子。非敏事愼言之後乃往就正，如禪家求印可之謂。工夫縝密，心懷謙下，此無求之衷常虛也。安飽無求，與苦節艱貞者異，此正悅樂境界，故曰好學。顏子簞瓢陋巷，夫子疏水曲肱而樂，皆爲無求，所以謂之好學也。惟孔顏有是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富就一人論處貧不卑諂處富不矜驕朱子謂子貢先貧後富故問此大抵此造詣未甚深但能勉强操持猶自知有貧富而心地未淨若樂好禮者并貧富忘之無諂驕不足言矣如夫子疏食水飲樂亦在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但無諂耳如大禹勤儉不伐周公吐握下士何但無驕耳貧而多求則不樂忘貧者無求故樂富而荒淫則鮮禮忘富者以[illegible]爲悅故好禮富者所難不在樂貧者好禮患無財合就所處論非謂樂者可廢禮好禮不必樂也無諂[illegible]有氣槩人能降伏此心樂好禮是溫恭君子無[illegible]人

不自得無諂驕在形迹體面上把持樂好禮在性地上銷鎔所以有淺深精粗之殊子貢聞言知義理無窮進脩有漸故引衛人美武公詩徵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學問自脩以精而益求其精如此子貢解此詩不自今始玆因聖言有味乎此詩耳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勸之使學亦不專責言詩也前言曰往新知曰來告往知來謂能曲暢旁通反復推類無高叟之僻謚風人之辭影響託興苟無變通之識必至以文害辭如賜之通達與言可以觀可以興矣

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其失也愚故毛詩古序皆直指作者之志後儒反謂古序與詩不相似一切改作夫作者之志與所作之辭不相似乃其所以爲敦厚難言而或失則愚者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六經惟易與詩不在辭易在象詩在興興者情之動也後儒以興當比則愚矣六義皆不離興故曰興于詩詩可以興興不可以辭執也故言詩貴達子云詩可以言不學詩無以言聖人所以繼詩亡作春秋全用詩人美刺之法二千年來無人領畧賜商而後惟有孟子如咸丘蒙

商叟輩滔滔皆是也
言詩知來語含規諷賜商言語文學多而默識少承
聖訓不能沈潛理會而比擬引度乃多學而識之習
二子遊聖門久矣何待今日始可言詩告往知來憤
悱之事解者謂夫子深嘉誤也聖教因量不强人所
未至是以爲善誘此與子路不忮求子夏問素絢凡
三言詩歸趣同參伍而觀可識聖人造就之權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不已知謂人不知己之賢不知人亦謂不知人之賢
君子不致人之惡人之不賢何苦求知之惟有賢人

君子學問造詣深而盛德容貌若愚不知則無以爲趨向之的效法之資蓋君子之不見知于鄉人與鄉里人不知君子常也我欲學爲君子奈何不知則我猶未免爲鄉人何以進列于君子之林所以爲患非如朱註是非邪正或不能辨之謂也辨人是非邪正即是方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夫我不暇据家語衞將軍文子問七十子之賢于子貢子貢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再問子貢乃舉顏淵以下十餘人行事對又告于夫子夫子曰賜汝爲知人矣吾亦語汝所未知者舉伯夷叔齊以下十餘人行事教之子貢

疏曰請退而記之此所謂知人也夫知人則哲古以爲難若辨人是非邪正俗士優爲之聖人所戒豈以爲患

論語詳解卷一終